

# 关于哲学改造的 临时綱要

費尔巴哈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書店

B516.36

J

# 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綱要

費尔巴哈著

洪 潜 譯

生活·讀者·新知三联書店  
一九五八年·北京

## 譯者說明

本書的翻譯是由北京大學外國哲學史教研室組織的。德文原名：Ludwig Feuerbach: Vorläufige Thesen zur Reform der Philosophie, 是根據 Wolfgang Harich 所編的 Ludwig Feuerbach: Zur Kritik der Hegelschen Philosophie (柏林建設出版社 1955) 一書內 69 頁至 89 頁譯出的。

## 關於哲學改造的臨時綱要

(德) 費爾巴哈著

洪 潛 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北京朝陽門大街 320 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 56 號

建工第一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開本 850×1168 公厘  $\frac{1}{32}$  · 印張  $\frac{11}{16}$  · 字數 15,000

1958 年 3 月第 1 版

1958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6,001—10,000 定價 (9) 0.13 元

統一書號 2002·98

校對者：陸世澄等

神学的秘密是人本学，思辨哲学的秘密則是神学——思辨神学。思辨神学与普通神学的不同之点，就在于它将普通神学由于畏惧和無知而远远放到彼岸世界的神聖实体移置到此岸世界中來，就是說：将它现实化了，确定了，实在化了。

斯宾諾莎是近代思辨哲学真正的創始者，謝林是它的复兴者，黑格尔是它的完成者。

“泛神論”是神学(或有神論)——徹底的神学的必然結論。“無神論”是“泛神論”、徹底的“泛神論”的必然結論。①

基督教是多神教与一神教的矛盾。

泛神論是带着多神教的宾詞的一神教，就是說：泛神論將多神教的那些独立的实体当作一个独立的实体的宾詞和屬性。例如斯宾諾莎便将作为思維的总体的思維，以及作为广表物的总体的物質，当作实体亦即上帝的屬性。上帝是一个思維的事物，上帝是一个广表的事物。

同一哲学与斯宾諾莎哲学的不同点，仅仅在于它将实体的種

---

① 这些神学名詞在这里用的是粗俗掉号的意義。

死的、呆板的东西用唯心論的精神鼓动起来。特别是黑格尔将自我活动、自我判別力、自我意識当作实体的屬性。黑格尔所提出的那个矛盾的命題：“关于上帝的意識就是上帝的自我意識”，与斯宾諾莎所提出的那个矛盾的命題：“广表或物質是实体的一种屬性”，是建立在同样的基础上面。这样的命題并無其他的意义，仅仅是說：自我意識是实体或上帝的一种屬性，上帝就是自我。有神論者归之于上帝的那种与实际意識不同的意識，仅仅是一种沒有实在性的观念。但是斯宾諾莎說：物質是实体的屬性。这个命題的意义無非是說：物質是具有实体性的神聖实体。同样地，黑格尔所提出的那个命題的意义也無非是說：意識是神聖实体。

一般思辨哲学的改革宗教的批判方法，与宗教哲学曾經应用过的方法并沒有什么不同。我們只要經常将宾詞当作主詞，将主体当作客体和原則，就是說，只要将思辨哲学顛倒过来，就能得到毫無掩飾的、純粹的、显明的真理。

“無神論”是顛倒过来的“泛神論”。

泛神論是站在神学立場上对于神学的否定。

正如按照斯宾諾莎（“倫理学”第一部分，定义二和命題十），实体的屬性或宾詞乃是实体自身，按照黑格尔，絕对的宾詞、主体的宾詞一般說来是主体自身。在黑格尔看来，絕对是存在、实体、概念（精神、自我意識）。但是，仅仅被思想成存在的絕对，不是什么別的东西，只是存在。絕对如果被放在这种或那种規定、范畴里面思想，就完全融化为这种范畴、这种規定，因而除此以外，絕对仅仅

是一个名称。但是尽管如此，作为主体的绝对仍然是基础，仍然有着真实的主体，有着那种东西，由于这种东西，绝对才不是一个单纯的名称，而是某种东西；这种规定仍然经常具有一种单纯宾词的意义，正如斯宾诺莎的属性那样。

思辨哲学的绝对或无限，从心理学观点看来，只不过是不加规定的、不确定的东西——抽去一切规定的抽象，被看成一种与这种抽象不同而同时又与这种抽象等同起来的实体；从历史观点看来，则只不过是陈旧的、神学形而上学的、并非有限的、并非人性的、并非物质的、并非确定的、并非创造出来的实体或虚构——，被看成行动的先于世界的虚無。

黑格尔的逻辑学，是理性化和现代化了的神学，是化为逻辑学的神学。神学的神圣实体是一切实在性、亦即一切规定性、一切有限性的理想总体或抽象总体，逻辑学也是如此。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可以在神学的天国里再现，自然中的一切事物也可以在神学的逻辑学的天国里再现；例如质，量，度量，本质，化学作用，机械精造，有机体。在神学中，我们对于一切事物都是作二次考察，一次是抽象的，另一次是具体的。在黑格尔哲学中，对一切事物也是作二次考察：先作为逻辑学的对象，然后又作为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的对象。

神学的本质是超越的、被排除于人之外的的人的本质。黑格尔逻辑学的本质是超越的思维，是被看成在人以外的人的思维。

正如神学先将人分割为二，加以抛弃，以便后来再将这抛弃了

的本質与自己等同起来，黑格尔也是先将自然与人的简单的、与自己等同的本質化为多数，加以分割，以便后来把那粗暴地分开的本質再粗暴地調和起来。

形而上学或邏輯学只有在不脱离所謂主观精神的时候，才是一种真实的、内在的科学。形而上学是秘传的心理學。只从性質本身考察性質，只从感觉本身考察感觉，将它们分裂成为两种特殊的科学，好像性質是脱离感觉的东西，感觉是脱离性質的东西，这是多么任意，多么粗暴。

黑格尔的絕對精神不是别的，只是抽象的、与自己分离了的所謂有限精神，正如神学的無限本質不是别的，只是抽象的有限本質一样。

按照黑格尔，絕對精神是显现或实现在艺术、宗教、哲学中。用直率的話來說：艺术、宗教、哲学的精神就是絕對精神。但是不能把艺术和宗教与人的感觉、幻想和直观分离开来，不能把哲学与思維分离开来，簡言之，不能把絕對精神与主观精神或人的本質分离开来，而不重返旧的神学观点，而不将絕對精神当作另一种与人的本質有別的精神，亦即当作一种在我們以外存在着的幽灵而使自己迷惑。

“絕對精神”是在黑格尔哲学中还作为幽灵出现的神学的“死亡了的精神”。

神学是对于幽灵的信仰。不过普通神学有它的感性想像中的

幽灵，思辨神学有它的非感性抽象中的幽灵。

抽象就是假定自然以外的自然本質，人以外的人的本質，思維活动以外的思維本質。黑格尔哲学使人与自己异化，从而在这种抽象活动的基础上建立起它的整个体系。它誠然将它分离开的东西重新等同起来，但是用的只是一种本身又可以分离的間接方式。黑格尔哲学缺少直接的統一性，直接的确定性，直接的眞理。

从人抽出来而被抛弃了的人的本質与人的直接、鮮明、毫不曖昧的等同，是不能用正面的方式从黑格尔哲学中引出来的，只有作为黑格尔哲学的否定才能从其中引伸出来。我們只有将这种等同理解成思辨哲学的全盘否定，然后才能理解、才能了解它是不是思辨哲学的眞理。虽然一切事物都包藏在黑格尔哲学之中，但是这些事物經常都带着它的否定，它的对立面。

艺术一目了然地証明：絕對精神就是所謂有限的主觀精神，因此絕對精神与这种主觀精神是不能而且也不應該分开的。产生艺术的，是那种以此岸生活为眞实生活、以有限者为無限者的感情，是那种以一定的实际本質为最高的神聖本質的热情。基督教的一种神教并不包含艺术教育 and 科学教育的原則。只有多神教，只有所謂偶像崇拜，才是艺术和科学的源泉。希腊人只是無条件地、毫不犹豫地將人的形象当作最高的形象，当作神的形象，因而才能达到使他們的造形艺术完美。基督教徒只有实际上否定了基督教神学，將女性的本質当作神聖的本質加以崇拜时，才走向詩歌，当基督教徒对宗教的本質进行想像时，当宗教的本質成为他們的意識对象时，他們就与他們的宗教的本質發生了矛盾，成为艺术家和詩人。



彼得拉克由于宗教才悔恨他神聖化他的劳拉的那首诗。何以基督教徒不能像异教徒那样具有与他们的宗教观念相适应的艺术作品呢？何以没有他们完全满意的基督形象呢？因为基督教徒的宗教艺术由于他们的意識与真理之間有不可調和的矛盾而失败了。基督教的本質实际上是人的本質，而在基督徒的意識中却是一种另外的、非人性的本質。基督应该是人，同时又不是人；他是一种曖昧的东西。但是，艺术只能表达真实的東西，不曖昧的东西。

人性的东西就是神聖的东西，有限的东西就是無限的东西；这个果断的、变成有血有肉的意識，乃是一种新的詩歌和艺术的源泉，这种新的詩歌和艺术在雄壯方面、深刻方面、热情方面都要超过以前的一切詩歌和艺术。对于彼岸事物的信仰，是一种絕對沒有詩意的信仰。痛苦是詩歌的源泉。只有将一件有限事物的損失看成一种無限的損失的人，才具有抒情的热情的力量。只有回忆不复存在的事物时的慘痛激动，才是人类的第一个艺术家和第一个理想家。但是对于彼岸事物的信仰，却将各种痛苦变成幻像，变成虛构。

从無限的东西中引伸出有限的东西、从不确定的东西中引伸出确定的东西的哲学，是永远不能达到对有限的东西和确定的东西作出一个真正的肯定的。从無限的东西中引伸出有限的东西，意思就是说：把無限的和不确定的东西确定了，否定了。必須承認沒有規定、亦即沒有有限性的無限者，只不过是無限者的实在性，因而假定了有限者。但是虛构絕對的否定性仍然是基础，因此被假定的有限性經常又被揚弃了。有限者是無限者的否定，同时無限者又是有限者的否定。关于絕對的哲学乃是一种矛盾。

正如在神学中，人是上帝的真理、实在性——因为一切将作为上帝的上帝现实化、将上帝化为实际本質的宾詞，如力量、智慧、善、爱、甚至無限性和人格，都是以异于有限的东西为条件，所以首先要假定在人之中，与人在一起——同样地，在思辨哲学中，無限者的真理也是有限者。

有限事物的真理性，绝对哲学是用間接的、顛倒的方式来宣布的，如果只有当無限者受到規定，亦即不把它假定为無限者，而把它假定为有限者的时候，無限者才存在，才有真理性和实在性，那末，实际上有限者就是無限者。

真正的哲学的任务，不是将無限者認作有限者，而是将有限者認作非有限者，認作無限者，換句話說，就是将有限者化为無限者，而将無限者化为有限者。

哲学的开端不是上帝，不是绝对，不是作为绝对或理念的宾詞的存在。哲学的开端是有限的东西<sup>①</sup>、确定的东西和实际的东西。沒有有限者，無限者是根本不能設想的。你能不想到一个一定的性質而对性質进行思想和下定义么？因此，最初的东西不是不确定的东西，而是确定的东西；因为确定的性質不是别的，仅仅是实际的性質；实际的性質是先于思想中的性質的。

① 我经常只在“绝对”哲学的意义之下应用“有限”这个词。对于绝对哲学，从绝对的观点看来，实在的、实际的东西显得是非实际的、虛無的东西，因为它将非实际的和不确定东西看成实在的东西。但是另一方面，它又从虛無的观点出發，将有限的和虛無的东西看成实在的东西——这是一个矛盾，这个矛盾特别在早期的謝林哲学中出现，但也是黑格尔哲学的基础。

哲學的主觀來源和進程，也就是它的客觀來源和進程。當你思想到性質之前，你先感覺到性質。感受是先于思維的。

無限者是有限者的真實本質——真實的有限者。真正的思辨或哲學不是別的，僅僅是真實的、普遍的經驗。

宗教和哲學的無限者，無論現在和過去都不是別的，僅僅是某種有限的東西，某種確定的東西，但是被神祕化了，就是說，一種有限的東西，一種確定的東西，一加以設定，就不是有限的東西，不是確定的東西了。思辨哲學與神學犯了同樣的錯誤，就是將實在性或有限性的規定，僅僅通過對規定性的否定——就是在一種規定性中，這些規定才成為這些規定——，化為無限者的規定和賓詞。

誠實與公正對於一切事物都是有益的，對於哲學也是如此。但是哲學要做到誠實和公正的地步，只有承認它的思辨的無限性的有限性，例如承認上帝的本性的秘密僅僅是人的本性的秘密，承認它為了借以產生意識的光明而加在上帝身上的那種黑暗不是別的，僅僅是它自己對於物質的實在性和不可避免性的那種曖昧的、本能的感情。

思辨哲學一向從抽象到具體、從理想到實在的進程，是一種顛倒的進程。從這樣的道路，永遠不能達到真實的、客觀的實在，永遠只能做到將自己的抽象概念現實化，正因為如此，也永遠不能認識精神的真正自由；因為只有對於客觀實際的本質和事物的直觀，才能使人不受一切成見的束縛。從理想到實在的過渡，只有在實踐哲學中才有它的地位。

哲学是关于存在物的知識。事物和本質是怎樣的，就必須怎樣來思想、來認識它們。這是哲學的最高規律、最高任務。

把存在的東西說成它所是的那樣，是真正地宣說了真實的東西，看起來却好像是膚淺的；把存在的東西說成它所不是的那樣，是不真實地、歪曲地宣說了真實的東西，看起來却好像是深刻的。

真確性、簡單性、確定性是真實的哲學的形式標志。

作為哲學的開端的存在，是不能與意識分離的，意識也不能與存在分離。正如感覺的實在性是性質，反過來感覺又是性質的實在那樣，存在也是意識的實在，而同樣地，反過來意識又是存在的實在——意識才是實際的存在。精神與自然的真正統一只是意識。

思辨哲學從絕對那里剝去、排入有限事物和經驗事物領域內的一切規定、形式、范疇或者用其他名稱所表稱的東西，恰好包含着有限事物的真正本質，亦即真正的無限者，包含着哲學真正的、最後的秘密。

空間和時間是一切實體的存在形式。只有在空間和時間內的存在才是存在。對於空間和時間的否定，永遠只是否定空間和時間的限制，並不是否定空間和時間的本質。一種無時間性的感覺，一種無時間性的意志，一種無時間性的思想，一種無時間性的實體，乃是不存在的東西。一個人如果根本沒有時間，也就沒有意欲和思維的時間和熱望。

在形而上学中、事物本質中否定空間和時間，是有最恶劣的实际后果的。只有随时随地采取時間和空間观点的人，才能在生活上有計劃，有实践的見識。空間和時間是实践的第一标准。一个民族，如果由于它的形而上学而排除了時間，将永恒的、亦即抽象的、与時間脫离的存在神聖化，也一定会由于它的政治而排除時間，将既不合法又不合理的、反历史的固定原則神聖化。

思辨哲学将脫离時間的發展当作“絕對”的一种形式、一种屬性。这种使發展脫离時間的做法，却是思辨哲学任意妄为的一件真正杰作，它有力地証明了：思辨哲学家对于“絕對”的所作所为，与神学家对于上帝的所作所为是完全一样的：上帝具有人的一切欲望而沒有欲望，愛而不愛，怒而不怒。沒有時間的發展，也就等于不發展的發展。“絕對实体自行發展”这个命題，只有顛倒过来，才是一个真实的、合理的命題。所以应当說：只有一种發展的、在時間中展开的实体，才是一种絕對的、亦即真正的、实际的实体。

空間和時間是实际的無限者的显现形式。

沒有限制、沒有時間、沒有痛苦的地方，也就沒有性質、沒有力量、沒有精神、沒有熱情、沒有愛。只有感到痛苦的实体才是必然的实体。沒有需要的存在是多余的存在。什么需要都沒有的东西，也就沒有存在的需要。存在或不存在，是一样的——对于它自己是一样的，对于其他的人也是一样的。沒有痛苦的实体是一种沒有根据的实体。只有能感到痛苦的东西才值得存在。只有具有丰富的慘痛經驗的实体才是神聖的实体。沒有痛苦的实体是一种沒有实体的实体。沒有痛苦的实体不是别的，仅仅是一种無感覺、

無物質的實體。

一種哲學，如果不包含被動的原則，一種哲學，如果对無時間的存在、無期間的生存、無感覺的性質、無實體的實體、無生命無血肉的生命進行思辨——這樣一種哲學，就與一切關於絕對的哲學一樣，是一種絕對片面的哲學，必然要與經驗相對立。斯賓諾莎雖然將物質當作實體的一種屬性，却没有將物質當作感受痛苦的原則，這正是因為物質並不感受痛苦，因為物質是單一的、不可分的、無限的，因為物質和與它相對立的思維屬性具有相同的特質，簡言之，因為物質是一種抽象的物質，是一種無物質的物質，正如黑格爾邏輯學的本質是人和自然的本質，但是却沒有本質、沒有自然、沒有人一樣。

哲學家必須用人中間那種不研究哲學的、甚至於反對哲學的東西來對抗抽象的思維，必須將被黑格爾貶為注釋的東西吸收到哲學的正文裡面來。只有這樣，哲學才能成爲一種普遍的、無敵手的、不可推翻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因此哲學不應當從自身開始，而應當從它的反面、從非哲學開始。我們中間這個與思維有別的、非哲學的、絕對反經驗哲學的本質，乃是感覺主義的原則。

哲學的主要工具和器官是頭腦——這是活動、自由、形而上學無限性、唯心論的來源。同時是心情——這是痛苦、有限性、需要、感覺主義的來源。用理論名詞來說，哲學的工具和器官就是思維和直觀，因為思維是頭腦所需要的，直觀感覺是心情所需要的。思維是學派和體系的原則，直觀是生活的原則。在直觀中我爲對象所決定，在思維中我決定對象。在思維中我是我，在直觀我是非

我。只有从思维的否定中，从对象的确定中，从欲望中，从一切快乐和烦恼的来源中，才能创造出真实的、客观的思想，真实的、客观的哲学。直观提供出与存在直接同一的实体，思维提供出与存在异化了和分离了的间接本质。因此只有存在与本质结合、直观与思维结合、被动与主动结合、法国感觉主义和唯物论的反经院派的热情原则与德国形而上学的经院派的冷淡态度结合起来的地方，才有生活和真理。

哲学是怎样的，哲学家就是怎样的，反过来，哲学家的性质，哲学的主观条件和成分，也是它的客观条件和成分。真正的、与生活、与人同一的哲学家，必须有法国人和德国人的混合血统。纯洁的德国人请不要害怕这种混血！“哲学家文匯”(Acta Philosophorum) 已经于纪元 1716 年表明了这种思想。“如果我们将德国人和法国人比较一下，那末，法国人的心灵比较活泼，德国人则比较严正，我们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法国人和德国人的气质对于哲学来说，是最适合不过的，换句话说：一个父亲是法国人而母亲是德国人的孩子，一定(假定其他条件相同)具有很好的哲学才能。”完全正确；我们只要将法国人当作母亲，将德国人当作父亲。心情，是女性的原则，是对于有限事物的官能，是唯物论的所在地——这是法国式的想法；头脑，是男性的原则，是唯心论的所在地——这是德国式的想法。心情是革命的，头脑是改良的；头脑使事物成立，心情使事物运动。但是只有运动、激动、欲望、热血、感觉存在的地方，才存在着精神。只有莱布尼兹的智慧，只有他的热情的唯物同时又唯心的哲学原则，才第一次将德国人从他们的哲学上的学究习气和经院习气中拯救出来。

在哲学中，一直是将心情当作神学的胸膺。但是，心情恰好是绝对反神学的原则，恰好是人们的神学意义之下的無信仰的、無神論的原则。因为心情并不相信別的东西，只相信自己，只相信它的本質的無可辯駁的、神聖的绝对实在性。但是不了解心情的头脑，却因为它的任务是分离和区别主体和客体，而将心情原来的本質轉变为一种与心情不同的、客觀的外在本質。当然，对于心情來說，是需要一种別的本質的，然而它所需要的仅仅是一种与它自己相同的、与心情無区别的、与心情不矛盾的本質。神学否認心情的真理性、宗教感情的真理性。例如，宗教感情、心情說：“上帝受难”，神学則說：上帝不受难，这就是說，心情否認上帝与人的差別，神学則承認这种差別。

有神論是建立在头脑与心情的分裂上的，泛神論則是在分裂中揚弃这种分裂——因为泛神論將神聖实体仅仅当作內在的超越实体。人本学有神論則無任何分裂。人本学有神論是理智化了的心情，它在头脑中仅仅以理智的方式說出心情以它自己的方式說出的話。宗教仅仅是感情、感觉、心情和爱，就是說，宗教只是对上帝的否定，將上帝溶解于人之中。因此，新哲学既是对神学的否定，而神学是否認宗教感情的真理性的，所以新哲学乃是对宗教的肯定。人本学有神論是自觉的宗教——了解自己的宗教。相反地，神学則在表面上好像优待宗教，实际上否定了宗教。

謝林与黑格尔是对立的。黑格尔代表独立性、自我活动的男性原则，簡言之，他代表唯心的原则。謝林則代表承受性和感受性的女性原则；他首先接受費希特，然后接受柏拉圖与斯宾諾莎，最后接受波墨，簡言之，他代表唯物論的原则。黑格尔缺少直觀，謝



林缺少思想力和决断力。謝林只是一般的思想家；如果他一与事物接触，一与特殊的、确定的事物接触，他就陷入想像的梦里去了。謝林的理性主义只是表面的，他的反理性主义才是真实的。黑格尔归结到一种抽象的、与反理性原则矛盾的存在和实在，謝林归结到一种与理性原则矛盾的、神秘的、想像的存在和实在。黑格尔用粗野的感性言詞补充实在論的缺点，謝林則以美丽的言詞补充实在論的缺点。黑格尔以平凡的方式說出不平凡的东西，謝林則以不平凡的方式說出平凡的东西。黑格尔将事物当作单纯的思想，謝林則将单纯的思想——例如上帝的自存性——当作事物。黑格尔为思維的头脑所迷惑，謝林为不思維的头脑所迷惑。黑格尔将非理性化为理性，謝林則相反地将理性化为非理性。謝林哲学是梦境中的实在哲学，黑格尔哲学是概念中的实在哲学。謝林否定幻想中的抽象思維，黑格尔則否定抽象思維中的抽象思維。黑格尔哲学作为否定性思維的自我否定，作为旧哲学的完成，乃是新哲学的否定性的开始。謝林哲学是带着想像和幻覺的旧哲学，是新的实在哲学。

黑格尔哲学是思維与存在的矛盾的揚弃，这个矛盾特别是康德就已經提出来了，他看得很清楚！只不过这种矛盾的揚弃是在矛盾的范围以内——是在一种要素的范围以内——是在思維的范围以内。在黑格尔看来，思維就是存在，思維是主体，存在是宾詞。邏輯学是思維要素以內的思維，或者是自己思維自己的思想——这种思想或者是無宾詞的主体，或者是同时兼为主体和宾詞。但是思維要素內的思維还是抽象的，因此它要实在化、外化自己。这个实在化、外化的思想就是自然，一般說来就是实在、存在。但是这个实在之內的真正实在是什么呢？是思維，思維为了将它的無